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還珠樓主

批校 葉洪生

蜀山劍俠傳

二二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蜀山劍俠傳

三

原著 還珠樓主
批校 葉洪生

73 · 12 · 0724

· 84043111 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蜀山劍俠傳 第二十二冊

著者 還珠樓主

批校者 葉洪生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六二七四二九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：全二十六冊新台幣三二二〇元

第二七〇回

禦劫化元神

永寧仙宇虹光碧

降妖憑寶鼎

曼衍魚龍海氣腥

這原是瞬息間事。耿鯤逃時，那三朵血焰金蓮已然飛近，正要合團爆發。眾人見耿鯤已受四面包圍，渾身火星銀光亂爆如雨；不特沒有逃意，反倒多分出兩個化身，向那血焰迎去，當是情急奔命。方想：「妖人伏誅在即，這等魔教中的至寶，如何能與硬對？」眾人法寶、飛劍夾攻之下，血焰神雷已全數爆發，三個化身相繼粉碎。

星砂血焰怒湧中，阮徵方覺有異，忽聽神鳩怒嘯，往星潮中衝去。阮徵因神砂厲害，神鳩雖有牟尼珠光護身，恐其疏忽誤傷，方在運用神砂，不令生出感應；神鳩已由千層光焰之中，將耿鯤最後一個化身抓起。

眾人還當真身被擒，忙收法寶仔細查看。乃是一枝七、八尺長的鳥羽，色彩鮮豔；雖有好些地方殘破，鐵羽如鋼，仍是好看非常。神鳩身子也復了原狀，飛向李洪身前，將那鳥羽向龍娃手裡一塞，龍娃連忙接住。

申屠宏知道耿鯤已逃，便向龍娃道：「此是鳩師伯賜你的見面禮，將來必有用處，還不拜

謝？」龍娃連忙謝過。

雲鳳師徒再向眾人重行禮見。神鳩連聲鳴嘯催走，雲鳳師徒本與相熟，更不客套，略為招呼，便隨眾人一同坐上，往南極天邊飛去。

神鳩飛行甚快，不消多時，便由南極荒原雪漠之上飛越過去，到了地軸之下。眾人除阮徵外，多是初次經歷。方覺天體有異，所見星辰都較往日為大，地面上凹凸之處甚多，時見方圓千百里的深穴，天氣奇冷。有的地方長河千里，繡野雲連，祇為鳥獸大而不多，形態特異。偶然發現叢林深處大河兩邊有些野人，身材俱甚瘦長高大，膚黑如漆，縱躍如飛。每人身上祇圍著一片獸皮、樹葉之類，拿著石條和樹枝所製成的兵器，飛馳往來於林野草樹之中。

這時神鳩飛行越低。那些野人一見空中飛來這樣大鳥，齊聲嘩噪，紛紛奔出，漫山遍野到處都是。各用石製鏢弓和樹枝削成的長矛，暴雨一般飛擲上來。神鳩自不把這些野人放在心上，兩翼微動，大風立起，紛紛撥落，連身子也未挨近。

眾人看出當地洪荒未闢，那些人仍是穴居野處；神鳩性烈如火，恐有傷害，忙請飛高。野人見大鳥厲害，也自驚退。晃眼，便把那一帶飛過。

李洪笑道：「這裡的人怎還似上古之民一樣？」

阮徵笑道：「我們此時已在地殼下面。我上次經過，因在日中，下面奇熱無比；此時約在申酉之交，如此奇冷，晚來天寒可想而知。外人到此絕難生活。中間又隔著數萬里的冰洋大海、雪漠荒原，憑這類人，如何能夠飛渡過去？限於天時，祇好穴居野處了。」

可笑可笑！
「宙光盤」來
歷可詳閱《
青城》十五
集，峨嵋並
無此寶。

正說之間，忽見天宇漸低，身外似有霧氣籠罩，前途一片混茫，天星早已隱跡。神鳩雙目金光，電炬般直射濃霧之中；先能照出數十丈遠，此時也在逐漸縮短。眼前沉沉一片氤氳，似無量數的圓圈密層層旋轉不休。

阮徵猛覺手中所持寶鼎，似被什麼吸住。知道飛近天邊氣層之外，前途不遠，就是子午、來復兩線交匯之處，極光太火相隔漸近。正告眾人留意戒備，凌雲鳳躬身答道：「昨奉乙師伯傳來仙示，恩師所賜宙光盤，和師兄二相環中天璇神砂，均能穿越元磁真氣和那極光太火；有一已可無害，何況會合一起。不過此寶用時費事，愚妹功力不濟，須先準備，不似師兄神砂可以隨心運用罷了。」

申、阮二人早知，「宙光盤」乃本門最珍祕的法寶，封藏多年；連自己也未見過，想就此觀察此寶的威力妙用。便對雲鳳道：「此寶實是神妙非常，師妹既然奉命，當仁不讓，無須客氣。我用神砂防護，請師妹獨立前面，準備應付罷。」

雲鳳依言行事。剛剛站好，將宙光盤取出；眾人猛覺身子一輕，人已飛出氣層之外，眼前一亮，重放光明。李洪、龍娃首先歡呼：「好看！」

原來前面極光已現，茫茫天宇已成了一片雲霞世界，又彷彿面前橫著一道其長無比的光牆。上邊整齊如削；下半如山如林，如崗如阜，又如劍樹刀峰和人物花草之形，祇是倒立芒尾根根向下。奇光燦爛，幻為五彩；氣象萬千，不可名狀，極盡光怪陸離之致。

龍娃笑問李洪道：「這便是宇宙磁光麼？我們穿過時，必更好看呢！」

李洪笑道：「你這小娃兒知道什麼？此是極光反射出來的虛影，如何衝過？那元磁真氣祇是一般混元之氣，與萬古凝煉不消的太火；厲害無比，不論仙凡都不敢去惹它。我們如非備有剋制之寶，不要說衝過去；稍為接近，便化成煙氣消滅，萬無生理。磁光尤其厲害，聽說多厲害的法寶，祇是五金之質，全被吸去，化為烏有。你小小年紀，功力直談不到，如非阮師叔寶光護身；當此陽魄始生、極光猶盛之際，天氣奇冷，你早凍死了！」

話未說完，忽聽阮徵喝道：「我們來快了一步；正當元磁真氣最盛之時，吸力甚大；雖有制他之寶，仍以小心為是。那磁光本質祇是一團灰白光影，乙師伯那高法力，不敢犯險衝入，何況我們？此時鳩道友已然停飛，尚且如此快法，想必相隔已近。這東西說來就來，神速無比；凌師妹先把宙光盤準備，以防萬一罷！」

雲鳳初當大任，早看出神鳩一離大地氣層之外，飛不多遠，忽然往側一偏，兩翼便即停住，未再往飛。內有兩次並似往後掙退神氣，口中鳴嘯不已。下面大地山河，不見一點影跡。腳底青冥杳靄之中，反有不少天星出現，光均強烈，比平常所見要大得多。料知快到地頭，雖以全神暗中戒備，但因後進道淺，心存謹畏，意欲奉命行事。聞言，立把手上宙光盤往上一揚。立有長圓形一盤奇亮無比的五色金光，飛出神砂光層之中，懸向前面，一同飛馳。

眾人見此寶脫手便自暴長，約有六、七尺長，三、四尺寬。盤中滿是日月星辰臙度，密如蛛網。中心浮臥著一根尺許長的銀針，針尖上發出一叢細如遊絲的五色芒雨，比電還亮，耀眼欲花，不可逼視。再往前飛不遠，針頭上的精芒突朝前面自行激射，伸縮不停，快射出光盤之

黃帝特製之
指南針也。

外。

申、阮二人身邊所帶，多是精金煉成之寶。阮徵手持九疑鼎，原體更是重大，本來越往前越覺前面吸力加增；如非眾人法力高強，所用法寶、飛劍與身相合，早被相隔萬千里外的元磁真氣吸去。後經神砂星光連人帶鳩一起籠罩，也祇稍為好些；阮徵手中寶鼎仍被吸緊，除了雙手緊持，隨著吸力前飛，已然無法與之相抗。可是宙光盤才一出現，盤中子午神光線並未射出，前面吸力便似有了抵消，神鳩飛行也可停住。

本來飛行已緩，李洪急於趕往天外神山去與七矮相見，偶然無心催快；神鳩飛速剛一加速，盤中針光便現出這等景象。一看雲鳳全神貫注此寶，並未施為，方自奇怪，眼前倏地一暗，那橫亘左側天平的大片極光忽全隱去。阮徵以前經過，知已飛入磁氣死圈之內，忙喝：「師妹留意！右側面如有白影黑點出現，速用此寶朝正南方衝去。」同時把手一揚，又放起大片五色星砂，將前面擋住。

申、李二人早經議定，也各把兩圈佛光飛起。雲鳳寶光照處，方始看出，連人帶鳩已飛入在一股粗大無比的黑氣之中，最前面現出一圈灰白的影子。相隔極遠，那麼濃厚的黑氣，竟能看見光影，光之強烈可想而知。

眾人本對那團灰白光影正面急飛，剛一發現，便覺身上由冷轉熱。白影圈中突現出飯碗大小的黑點，料是陰衰陽盛，太火將現。阮徵還未及開口，雲鳳先聽阮徵一說，格外留心；一見白影黑點相繼出現，立將法訣一揚，盤中針頭上光線，突然電也似急往斜刺裡黑氣中射去。

軒轅至寶果
然神妙！

初現時，光細如髮，又勁又直，勢卻猛烈異常。光並不十分長，離盤祇兩三丈，宛如萬千根比電還亮的銀針，刺向前面，閃爍不停。光線剛一射入，「轟」的一聲巨震，立化為大片暗赤色的奇怪火花爆散，對面便衝破了一個大洞。

神鳩似知厲害，身上的珠光驟亮，將頭一偏，兩翼往裡一束，便往新現出的黑氣衝中急穿進去。同時，眾人均覺身後奇熱。百忙中回頭一看，就在晃眼之間，黑氣爆散以後，來路一帶已被波及，成了一片暗赤色的火雲，往四外蔓延過去。火力之猛，熱力之大，從來未見。看去又非真火，彷彿無量頑鐵被火燒紅情景。

眾人那高法力，又在寶光籠罩之中，俱都烤得難受。龍娃更是通體汗流，連氣都喘不出。而前面黑氣因是混元真氣的外層，勢子比較緩慢；但也逐漸引燃，一路紅將過去。幸仗神鳩飛行神速，一路急駛；阮徵又發出千百丈的星砂，擋住後面燃燒之勢，才得穿過。這兩邊氣層也有千百里厚，回顧身後赤雲雖在蔓延，似潮水一般狂湧而來；因飛得快，相隔漸遠。

申、阮、李三人均覺自己雖然無事；但這環亘地殼之外的元磁真氣已被引燃，發出極強大的熱力，萬一發生災禍，如何是好？心正愁急，忽聽神鳩歡嘯，七人、一鳩已全飛出磁圈之外。雲鳳隨令神鳩停飛，回身將手一指，盤中針頭上立有一串細如米粒的銀星，朝那暗赤色雲氣中射去。

說也奇怪！磁圈本是一道長大無比的暗紅，橫亘天心，無邊無際，兩頭望不見底，看去形勢那麼驚人。這小一串的銀星，無異大千世界著上一粒微塵，相形之下，端的渺小得可憐！可

是一經射到火雲以內，遙聞一連串的風濤交關之聲過去，便由濃而淡；轉眼回復原狀，變成了一股同樣長大的青氣，作一環形，靜靜的橫湧天邊。神鳩也自調頭前飛。

三人見此寶如此神妙，不可思議，互一詢問；才知雲鳳來前奉到妙一真人飛劍傳書，預示仙機，指點此寶用法。跟著，乙休又命人送藥，告以機宜，大意是說：

途中如遇申、阮諸人，便可不由來復線上通行，前面還有一層阻隔。那元磁真氣邊層為宙光盤衝破，太火受了感應，必發出比常火熱出千萬倍的熱力，彼此元磁真氣也受波及。看去雖是一片暗紅，火雲萬丈；實非真火，無須害怕。因在地殼之外，四外均有大氣包沒，除南、北兩極邊界上，當時感到一陣奇熱而外，轉眼便過，並無他害。祇消倒轉盤中神針，針頭上便有銀色火星飛出，引使復原。

三年之內，元磁真氣與太火互相吸收抵消；這隔斷宇宙的奇險固可通行無阻，人世上九州萬國全都風調雨順，氣候也可轉為平和。雖然三年後仍要復原，不是根本消除；經此一來，後人祇要算準兩儀消長盈虛之理，便可通行，本門弟子更不用說。

祇是天外神山也是緊附在地殼外面的另一世界，照樣也有混元真氣包沒，更與地極磁光太火互相吸引。除來復線可以通行外，祇在偏西的小南極四十七島最末一島附近，有一通路，比較容易衝過。但那地方，乃小南極天邊與不夜城兩天交界之處；大氣磁光雖較微弱，下面四十七島盡是妖邪盤據，邪法頗高。此時應援要緊，不宜多生枝節。

來復線相隔尚遠，並且磁光太火已被妖炫引發，正與神駝乙休相持不下。妖炫受逼，保不

鉅而走險；一個防禦不周，天外神山的美景恐有毀損。令由中部橫斷衝過，冷不防先用宙光盤將極光太火擋退復元，底下皆由乙休作主，便可成功……等語。

雲鳳因知申、阮二人同門先進，道法高深；阮徵又往來過一次，所用二相環也是一件能制元磁真氣之寶，以為事前必奉機宜。見面匆匆，阮徵又先發話指點，令其戒備；越當是胸有成竹，一味謙恭，忘了先說。反使三人受了一場虛驚，俱都好笑。

正談說間，前面又現出一道其長經天的青氣，雖比來路所見要小好些，望去也有數千里長一圈。天宇空曠，又是遠看，絕看不出那是一股混元之氣，祇是色彩鮮明得多。難關將到，俱各緊張，一會便自飛近。

等到穿入氣層之中，祇覺上下四外氣流甚亂，吸力之外加上阻力。阮徵看出有異，與上次所經不同，料是妖蜃已將這元磁真氣引入地竅之故，便令雲鳳先莫動手。既然吸力不大，率性由自己用天璇神砂開路衝過，以免和先前一樣發火蔓延，生出奇熱，毀損下面仙景；再被妖蜃警覺，激出變故。隨將神砂放起，衝盪氣層而進。費了不少心力，居然將這數百里厚的氣層磁圈，平安通過。

李洪遙望前面仍是一片蒼旻，除有許多大小星光，疏落上下閃耀而外，什麼也看不見。笑問：「還有多遠？」

阮徵笑道：「就快到了，我們如由來復線走，一出地竅，便到光明境前面海岸。因由中部橫斷衝入，也未留神上頭，祇看前面天心，所以不曾留意。鳩道友大約也是初來，祇知前飛，

所以均未看出，我正要說牠已看出形勢，你沒見牠正往上回飛麼？」

說時，李洪見神鳩果是連身上升，已飛高了好些丈，倏地一個迴翔反折上去。目光到處，猛瞥見左前面突現奇景。到處仙山樓閣，棋佈星羅；瓊林花樹，宛如錦繡。並有大片海洋，碧浪滔天，紅霞萬丈。

遠望過去，那地方恍惚天空中虛懸著一片其大無比的另一世界，上面有山有水，萬象包羅，霞蔚雲蒸，好看已極。神鳩已然飛過了頭，再由上而下斜飛過去。飛行越近，越覺那地方壯麗莊嚴，景物靈妙，料是天上仙宮亦不過如此。

李洪方自讚妙，阮徵早把寶光隱去，低聲說道：「洪弟噤聲！你祇顧好看，全沒看到我們慧目法眼能看多遠？此時相隔少說也有好幾百里，地面上的海濤竟會如此洶湧？島中心又被紅霞佈滿，分明妖蜃正在賣弄神通，與乙師伯鬥法，以致引起海嘯地震。雖被仙法禁制，不雖毀損靈景；乙師伯必還另有顧忌。我已早隱形跡，暗告鳩道友飛行放緩，看清形勢之後，我們七人分頭下手，方可成功。勢正凶險，你還當是好玩的呢？龍娃無什法力，恐禁不起絲毫侵害，到時你可帶他同在金蓮寶座之上，免受危害。」

李洪笑答：「二哥明是怕我轉世不久，難當大敵，不便明言；故意給我添個累贅，使我專心防護龍娃，連自己也同保住。對與不對？」

阮徵方答：「洪弟怎麼連我也疑心起來了？」話未說完，神鳩已越飛越近。

果然前面形勢險惡異常，耳聽風、雷、水、火夾著海嘯之聲，隱隱傳來，光明境已然在望。

祇見當中瓊原翠峰之間，寶光劍氣電舞橫飛。霞光萬道，雷火千重；霹靂之聲，密如播鼓。阮徵已與眾人商計停當，并告神鳩埋伏待機，各自分途飛起，分四面合圍而上。這時，祇剩百裡途程，晃眼便自飛近。

申屠宏獨當中路，剛把遁光飛到妖炫所居宮殿上空，往下一落，便見一座極廣大的玉殿金亭，已被震毀擊碎。祇剩前面一座殘破的玉平台，中心坐著一個貌像醜怪的矮胖子。懷中抱定一個身披黑衣的赤足美女，年約十三、四歲，口噴一股灰白色的光氣，將男、女二人全身護住。身前跌坐著一個小和尚，周身佛光環繞，正是在岷山所遇小神僧阿童。

另外十來個少年幼童，各用許多飛劍、法寶，將那平台籠罩了一個風雨不透。內有三人，一是師弟金蟬，另兩人是不認識。那兩人正向前面發出數十道慘碧刀光，和一個形如火龍的寶光，朝湖心中飛出來的一個牛首人身、兩翼四手怪物來攻。

怪物並未使用什麼法寶，祇由左、右四手上，發出二十來道紫黑色的妖氣，與眾對敵。不時由口裡噴出一團比血還紅的火球，向前打去。剛一出現，金蟬胸前便飛出一個玉虎，晃眼暴長好幾丈，周身祥霞閃閃，靈雨霏微；虎口內更噴出大股銀光星雨，擋在前面。兩下才一接觸，火球便自退回口內。三人更把本門太乙神雷，連珠般朝前打去。

怪物枉自激怒，發出戰鼓一般的厲聲怪吼，終於無計可施。三人應敵稍為鬆懈，又復飛撲上去。認出那大月飛刀乃左道中最有名的修羅刀，看去不帶邪氣，必經仙法重煉，竟會傷那怪物不得，料知厲害。

語不驚人死
不休！

似這樣，時進時退，雙方相持不下。神陀乙休不知何往？地底水、火、風、雷之聲與海嘯遙相應和，比先前空中所聞加倍猛烈。申屠宏暗忖：「妖姦女體，此怪雄身；形態也與二弟所說不同。下面諸人多是同門後起之秀，年紀不大，功力頗深，飛劍法寶尤為神妙；似此祇守不攻，必是妖物厲害，奉命待援。反正防護周密，萬無敗理，莫如看清形勢，出其不意，一舉便可成功。」仗著身形寶光全隱，先不發動，輕悄悄掩向湖底細一看，不禁吃了一驚。

原來那湖深達數十丈，面積甚寬。怪物所現竟是元神，本身其形如龍，少說也在百丈以上，約有一丈多粗。前半節生著兩片肉翅、四隻龍爪；後半近尾之處卻生著兩排粗約尺許、長約三四尺的獸足。尾作扇形，約有三四丈方圓，上面盡是逆鱗倒刺。通體紅色，滿生三角鱗片，其大如箕，閃閃生光。除前半身近頭一帶昂起向上，口發鼓聲不住怒吼，尾部、獸足挺立湖底而外，中段長軀竟將湖心中一帶盤滿。形態猛惡長大，平生僅見。

又見靠近玉台正面湖底玉壁上，有一大洞，已被一片金光堵閉。料定洪荒以前的龍類妖物，深藏地底不知多年，乘著鬥法之際，穿地而出；神通定不在小，一個除牠不了，反倒生出別的災害。投鼠忌器，申屠宏正想不起應當如何下手才好，忽聽空中一聲清叱，先是雲鳳師徒各指劍光飛到，自空擊下。

妖物發現來了一個女子、兩個幼童，以為此是到口美食，竟捨前面敵人，飛身直上。一揚怪爪，便有一二十股紫黑色的妖氣，往上飛起。

申屠宏知道雲鳳師徒入門日淺，對敵全仗法寶，妖物何等厲害，恐有失閃；又見妖物好似

性素喜睡？

心驕氣盛，祇顧將元神飛起迎敵，全沒防到下面，覺著此時下手，正是一舉兩便。一面把自己大小兩口飛劍，連同伏魔金環同時發出，意欲先用金環佛光將妖物元神隔斷，不令復體；再用飛劍將牠肉身斬斷。

那裡想到，那妖物和妖蜥均是前古最厲害的凶毒爬蟲，地底修煉將近萬年；並和妖蜥生性相剋，所具神通也不在妖蜥之下。祇為當初本是毒龍遺種，當天外神山地震時，墮入地竅深處。那地方恰是地水火風微弱之處，因得長成，便潛伏在裡面修煉。為了所居地層太厚，性素喜睡，妖蜥又先出世；知道兩惡不能並立，百計防護。妖龍不似妖蜥詭詐，偶然發怒，想要衝出；吃妖蜥邪法阻止，不得如願，無可如何，祇得罷了。

妖蜥自知自己巢穴相隔對頭伏處最近，時刻留心，準備萬年期滿元嬰凝煉，可以任意飛行變化時，便將原體棄去。一面設下毒計，即以原體為餌，將妖物放出；乘其交合之際，暗中引發地火，將妖龍化成灰煙，以免後患。不料被千神蛛盜去元嬰，激怒忘形，妄施邪法暗算，想用湖中玉泉將敵人膠住。做夢也沒有想到，先前錢萊受了龍猛指教，在牠穴中放了一粒如意魔珠。此珠也是魔教中至寶，專與敵人心意相反，發出威力妙用。妖蜥人未害成，反將湖水乾涸，並把泉眼堵塞。

下面地竅中氣候混濁，奇熱如焚，妖龍雖然生長其中，一樣難受。全仗泉眼通氣呼吸，歷久相安，才得無事。妖蜥自從出地以後，所有通路均經邪法封閉，單留這一處泉眼；以防功候未到以前，妖龍氣悶不過，情急拚命，裂地而出之故。

原來妖龍亦
粗中有細！

妖龍近年神通越大，早已不耐蟄伏，無奈防護週密，禁制重重。泉眼通路最小之處，大祇如拳，其深數百丈，更有許多埋伏；即便元神能夠通過，肉身也必毀滅。為此顧慮，遲疑不決。表面裝睡；每遇妖虵縱淫行凶，吸血醉臥之際，便在地底用水磨功夫朝妖虵老巢進攻。意欲時機一到，便以全力猛竄出去，先將所煉元嬰吞吃下肚，然後與之拚鬥。日前泉眼一閉，立時激怒，以全力向上猛攻。

這時，妖虵乘著乙休飛升天空，化煉妖氣之際，恨極行凶，竟將極光太火、元磁真氣引發，與敵拚鬥。乙休法力雖高，一面要將妖虵化身，由來復線引來的太火擋住；一面又須對付妖虵當中兩個主體。得力幫手阮徵又先走去，七矮諸人經歷又都不夠，勢難兼顧。祇得暗用傳聲指示，令干神蛛抱著妖虵元嬰誘敵，暫將妖龍穩住，免其逃走。再由七矮諸人各用寶光防護，祇守不攻，以待後援。等自己擒到妖虵，將剩餘的兩粒元珠收去，援兵也自到達，分頭下手，便可成功；不致毀損仙境，免生災禍。

眾人依言行事，已有數日。實則妖龍神通變化，也極厲害；祇為剛出不久，無什機心，初見生人，又都是些根骨深厚的童男，再見妖虵元嬰在內，越發眼紅。上來本意原身禦敵，因金、石二人受有指教，一照面，各把飛劍、法寶、太乙神雷，先給了牠一個下馬威。妖龍身長吃虧，受了點傷，見不是路，忙即縮退回去，改用元神化身出門。

負傷之後，妖龍越發激怒，必欲得而甘心，全神貫注在眾人身上，通未留意；申屠宏隱形飛下，竟未驚覺。以妖龍的功力，便乙、凌、白、朱諸老要想一舉除牠，也非容易；申屠宏自

「喉急」二字
極爲精當傳
神。

更艱難。並且妖龍力大無窮，身比鋼鐵還堅百倍；一個應付不善，縱不引起災禍，元神祇一附體，大片仙景花林定被掃蕩殘毀無疑。

也是妖龍該當伏誅，般般湊巧！申屠宏行事素來謹細，這次明見妖龍厲害，乙休又不在；為見雲鳳——一個人門不久的師妹，飛馳數十萬里之外，當此大任，臨敵太猛；兩個門人又是幼童。因此一見妖龍，便冒失下擊。一時激於義憤，未加思索，便即動手。

妖龍眼看好些肥肉，相持數日不能到口，正在饞極。忽見雲鳳師徒自空而下，一時喉急，自恃飛遁神速，復體甚快，原神竟自離體飛起。就在這時機瞬息之際，佛光一起，恰巧隔斷。等到警覺退回，已自無及。

另一面，早得楊謹預示，下時胸有成竹，故作大意；實則早命沙、米兩小將牟尼珠隱去寶光，暗中護住全身。便無申屠宏相助，也不致受害。那專一剋制水陸精怪的至寶神禹令，也早準備停當。一見妖龍化身飛起，來勢猛惡，大出預料之外，方自失驚，慌不迭將神禹令一揚。一股百十丈長青濛濛的光氣，剛射身出去，妖龍急於回復原身，已不戰而退。經此一來，鬧了一個首尾受敵，那一頭也未顧上，佛光首將回路擋住，不特無法衝過，元神反被吸住。

驚慌惶急之中，正要掙逃，禹令神光又罩將下來，妖龍元神立被裹住，兩下合圍。妖龍像是一隻極猛惡的野獸，自投陷阱，空具神通，不能自拔；佛光寶光會合一絞，立成粉碎。

申屠宏見妖龍元神雖死，下面原身也被飛劍斬成數段，仍在蠢動，生意猶存。恐有疏忽，又將佛光裹住殘餘妖煙，連連絞動；直到妖魂消滅無踪，方始停手。